

一年來東南亞局勢變化的總結

羅石圃

上(一九七九)年，是東南亞局勢變化最劇烈的一年。惟千戈擾攘，祇局限於共產國家之間。雖棉戰大有波及泰國之勢，但已促使「東協」不敢再與河內謀求和平共存，並轉而在外交戰線上，將越共輸出難民與侵吞高棉相提並論。這是此一區域組織向河內的進軍，也形成了東南亞自由與共產兩陣營壁壘分明。何以致此？今後的情勢又將如何？從一年來變化的來踪也不難窺知其去跡。

一 河內侵棉揭開了局勢變化的序幕

一九七九年，東南亞大局的變化，首由越南於元月七日出動十餘萬重兵進侵高棉而揭開序幕。越軍於攻佔金邊的當時，立即在金邊扶植亨桑林傀儡政權，用以取代波特政權的統治。一般多不了解的：棉共擁有八萬人的正規軍，何以在金邊的保衛戰展開後，並未進行激烈的戰鬥便放棄都城？此是否表明了越共軍的戰力，正如武元甲所炫耀的，勢不可當？殊不知棉共武裝的編練與裝備，都由中共軍事顧問團所指導，其裝備武器亦來自北平，係以突擊南越邊境為作戰目標。因此，在編練方面，乃以廿四名官兵編為一組，配備輕裝備武器以便於游擊戰鬥；但到必要時，仍可結合為相等於一個步兵團的兵力，且有砲、工、輜重兵部隊的相機支援^①。這在前此兩年多以來，固然迫使南越的邊防軍防不勝防，疲於奔命，但面對越共軍所展開的陣地戰，則不敢當其鋒，所以唯有放棄金邊，分別退入山區，再以游擊戰攻擊敵人。所以棉共擁有的部隊雖被入侵的越共軍擊敗，但並沒有被殲滅或擊潰，而是另作部署，分別退入山區，俾能發揮游擊戰之長。因此，一般觀察家多斷定越共吞棉將陷入泥淖。

不過高棉情勢的突變，造成了泰國及其夥伴國最大的震驚與隱憂。「東協」領袖在一九七五年印支三邦相繼變色後，雖面臨赤浪橫流的衝擊，但都斷定河內經過卅年的長期苦戰，當不能不重整久已寥落的田園，致力於經濟復興；何況外有中共與蘇俄對其領導權的爭奪，造成它事齊事楚的兩難；內有南越叛亂的風起雲湧，如何平定亦大費周張，且當時越共雖已在永珍劍及履及地

註① 「中國時報」，一九七八、元、一、四版。

樹立其傀儡，但對中共所扶植的棉共政權，仍是兵戎相見，無法化敵爲友，所以它也不能不謀求與「東協」國家在短期內的和平共存。

至河內公然出兵吞併高棉，造成「東協」諸領袖感到震驚的：一爲越共毫不顧及國內的戰後經濟復興，也無懼於觸怒北平，竟致一意孤行，甘冒侵略罪名而吞併鄰國；二爲范文同訪問「東協」五國時，曾強調願與政制不同的鄰邦和平共存——以談判解決爭端，斷不使用武力。言猶在耳，不旋踵即侵併高棉，可見其所有保證都是空言；三爲河內對同爲共黨兄弟國家的高棉，尚且公然出兵侵吞，與它政制不同的自由鄰邦，又安能寄望於它和平相處？更重要的：爲位於「東協」前哨的泰國，自高棉喪失獨立後，即失去了與越南之間的緩衝地區，以棉寮爲基地的越軍，一旦侵泰，即可朝發夕至。泰國處此虎口邊緣，又將如何防禦？越共軍攻棉之戰於一九七九年元月七日開始，第二天，「東協」即在雅加達召開常務委員會會議，十二日，又在泰國舉行兩天的外長會議。這不是偶然的巧合，而是以討論如何應付河內公然侵略高棉的形勢爲主題？印尼外長當時曾以代表五國外長的身份發表聲明：呼籲不要對東南亞國家使用武力，間接抨擊河內向高棉進侵^②，足見其閉門會議，確在討論如何制止越軍吞併高棉。至金邊陷落，亨桑林政權成立，「東協」迄今不予承認；且由泰國總理克良薩訪問東京華府，李光耀訪問西歐各國，策動國際間停止對河內的經援。這又顯示「東協」已策定了對越的外交作戰。

二 泰國及其夥伴國對棉局變化的對策

上年二月初旬，正當棉境烽火已延及泰邊的緊要關頭，泰國總理克良薩竟處變不驚，訪日訪美，且繼後又訪問蘇俄。在此同時，又有副總理乃順通訪問中共。何以在大敵當前之際，如此好整以暇而周遊列國？如果我們了解泰國的傳統是以外交代替國防，而克氏又表明了，泰國當前的外交，乃以「東協」外策爲基石，便可了然於曼谷政要的僕僕風塵，都是以阻止河內的贖武好戰爲主要目標。

克良薩在訪日行程中所獲得的承諾爲：(一)泰日雙方共同呼籲外軍撤離高棉——但未指出越南，這與「東協」當時的立場一致；(二)日本決定給予泰國二億美元貸款；(三)日本接受泰國忠告，聲稱對河內暫停經援。他在華府所獲得的則是：(一)泰美雙方都強調維護高棉獨立對東南亞和平的重要性；(二)指名譴責越共侵略高棉；(三)表明美國爲履行「東約」義務，重申保衛泰國安全；(四)儘速運交泰國所訂購之裝備武器，及增加援款，並優先考慮泰國之援助要求；(五)將越戰期間存儲在泰國之美軍輕武器、彈藥，全部贈

註② 香港《星島日報》，一九七九、元、十一、二版。

子泰方；(c)鼓勵美商增加在泰投資；(d)卡特向克氏表明鄧小平訪美對維護高棉獨立具有深遠的影響^③。

克良薩由美返泰的行裝甫卸，中共即已出動廿萬重兵攻擊越北，這是上年繼高棉戰爭後，在東南亞地區的又一場震撼人心的戰爭。由上述卡特對克氏所作的表示，當可推斷中共攻越之戰，華府已有預聞。迨泰國副總理訪平，中共領袖更表明對越共侵泰斷不坐視，曼谷仍允中共假道援助波特軍。至於美軍存泰的輕武器，華府慷慨贈予曼谷，亦正在便於泰國支援「自由高棉」的反越反共武裝。

泰國不但在政略上，一向以外交代替國防，且在戰略上，又是聯合友邦或友軍阻敵人於國境之外。它在越共侵吞高棉後的侵略箭頭直指泰邊時，所進行的一連串外交活動，都是依據此項政戰兩略而來——且已徵得了其夥伴國家的同意。至於克良薩繼後再訪莫斯科，是想藉美國與中共的承諾，及「東協」國家紛紛表明對泰協防，使克宮明知：越共吞棉攻泰的後果，無論是美國勢力的捲土重來，或「東協」被迫加入中共的反霸陣線，抑或「東協」轉變為軍事同盟，都與蘇俄推銷「亞安體系」的圖謀相違背，因而希望莫斯科約制河內的耀武揚威。這又是對越軍攻泰企圖的釜底抽薪之計。

克氏在與布里茲涅夫會談時，斷然拒絕了承認亨桑林政權的要求^④。此一立場，不僅表明了泰國和「東協」對河內的外策堅定不移，也顯示出它們對棉人抗越武裝支持到底；因為唯有繼續承認波特政權，它們在接濟棉境反越部隊方面，方可得到國際上的諒解。且對泰國而言，所有在高棉與越共軍對抗的勢力，都等於是泰國邊防軍的界外屏藩。由此可見泰國及其夥伴國在河內吞棉當時所採取的對策，一開始，便已從外交戰線與軍事戰線兩面進軍，並非消極的防禦。

三 中共攻越使「東協」亦喜亦憂

中共出動重兵攻入越北，「東協」領袖是亦喜亦憂。喜的是讓好戰的河內本身遭到戰爭的打擊，迫使它不得不將遠征高棉的部隊撤回，這不但可以便於棉人光復河山，且可解除泰國所受的壓力。然而北平出動陸軍廿萬人，及以軍機千架，兵分五路，直搗北越邊陲，在此情勢下，曾於前不久與河內締結了友好條約的蘇俄，又安能袖手旁觀？且北平發動攻越之戰，正值鄧小平訪美行裝甫卸之際，其間蛛絲馬跡，原已耐人尋味。一旦蘇俄參戰，華府似亦難以坐視，而東南亞自由國家勢將遭受池魚之殃。

中共此次攻越，既已宣稱旨在「懲罰」河內，而其發動的時間，又在蘇俄大選，克宮要員都已分赴各地競選的空檔。這都表明了中共原欲以閃電戰，一鼓攻佔越北的高原地區，然後停軍據險以守，交換與越共在高棉的同時撤軍，以便進行談判，如果在

註③ 「越共吞棉對泰國的衝擊」，本刊，十八卷第六期，拙著。

註④ 「泰總理訪俄與東南亞中立化」，香港《華僑日報》社論，一九七九、三、廿四。

五至十天以內可以達成此一目標，不但蘇俄的援軍無法適時抵達，連越共在高棉的勁旅，亦不能不即時調回應援，如此閃電的軍事行動，美國和日本自不致反對，「東協」國家更願樂觀其成。

無奈中共對河內邊防部隊的戰力估計錯誤，因為越共配備的山區防軍，雖多為民兵和公安師及少數二流正規軍，但均相當耐戰，以致中共的攻擊行動無法順利達成，延至進軍十七天後，始攻佔越北高原區的戰略要地諒山，且傷亡慘重。更由於此一期間，河內已得到了蘇俄的空運支援，並已從寮國和高棉戰場抽調精銳部隊加入戰鬥序列，而蘇俄的兩洋艦隊，亦迅速在南海會師，且有裝置導彈的巡洋艦游弋於東京灣，此不僅可以威脅日本的運油路線及美艦的來回於印太兩洋，更可封鎖中共在南海的大門，以致美日與「東協」都要求北平停戰和談^⑤。

中共攻越之戰，所需戰費每日約為一億美元，經過為期十七天的戰鬥，耗費不貲；如果戰爭繼續，單在戰費方面，即將難以為繼。且蘇俄大選的競選活動至二月五日便已告一段落，所有政治局委員都已回到莫斯科，自必集會討論對越共如何支援。布里茲涅夫曾經表示：越南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前哨，必須盡力為它協防^⑥，故克宮面對中共的攻越之戰，在必要時，自亦可能採取懲罰北平的行動，以致中共不得不即時自動宣佈在越北撤軍，並表明不要越南一寸領土。

中越共之戰，從北平方面看：祇是損兵折將，糜餉勞師，一無所得，即拖槍而回；但對「東協」而言：則因此而緩和了來自高棉的越軍威脅。河內既不得不將其遠征高棉的勁旅北調，且中共撤軍後，仍然留駐大軍於滇桂越邊緣，迫使河內在敵軍壓境，隨時可以捲土重來的情勢下，也一時不敢將重兵調回高棉。泰國所受到的棉境越軍壓力，便已因此暫時減輕。至五月雨季開始，河內即無法向高棉展開軍事行動，直到十月旱季來臨，方再度增兵入棉，惟所展開的旱季攻勢，進展遲緩，主要原因是中共攻越，給予了棉人抗越部隊八個月的喘息整補時間。

四 越南難民潮對自由鄰邦的衝擊

繼越共侵併高棉，及中越共之戰以後，由越南所掀起的難民潮，一波比一波更洶湧地從海上衝入東南亞自由鄰邦。這是一九七九年東南亞所發生的另一大事，其對「東協」國家的衝擊，較棉戰及越北之戰尤有過之。

越南難民潮，雖從一九七八年五月便已開始，不過當時的逃亡者，多為北越華僑華人，其投奔的目的地，又為中國大陸。當時中共除指控河內迫害華僑，並對遭受越共荼毒而逃回祖國的華僑，表示一體歡迎外，且曾表明它對旅居越南的中國人，不分華

註⑤ 「從三角關係看中越共之戰」，本刊，十八卷第七期，拙著。

註⑥ 「中共與越南之戰爭」，日本《中央公論》雜誌，一九七八、九月號——匿名座談綜合內容。

僑或越籍華人，都是一體保護，遂造成了三個多月之內，竟有廿萬華人從越南向中國大陸逃亡。據河內指出：造成越南華人大量逃入中國大陸的原因：乃由於中共在華人社會中組有第五縱隊。這批別有用心者，散播謠言，聲稱中越共將因高棉之爭而爆發熱戰，屆時所有在越南的華人都將遭到河內屠殺。同時又有人口走私集團，引導華人偷越關卡投向中國大陸，遂形成了華人大逃亡潮。

此一逃亡潮，導致中越共雙方關係更加惡化，北平已就此宣佈全面停止對越共的經技支援，及關閉河內在廣州、南寧及昆明領事館；在邊境的雙方防軍，更是互相對峙，劍拔弩張。至同年秋間，越共敞開大門，任憑華人湧向滇桂，中共則反而閉門不納，認為河內已將特工人員雜入難民羣中，企圖在中國大陸從事顛覆活動，並將具有此種嫌疑的難民，及並無華人身份者放回越南。但這些人又被河內認定是經過中共訓練的特工，拒絕接納。此次逃入中國大陸的難民狂潮，也在此種情況下戛然而止^②。

不料未及一年，越南難民潮再度掀起狂瀾，其規模之大，與湧湧之勢，比上一次尤為令人怦目驚心。由於他們是成千累萬的從南海乘船湧出，馬來西亞便首當其衝。在吉隆坡應接不暇，供應困難而拒絕他們登陸時，這些難民船便轉往「東協」其他國家及香港、澳、紐等地，無奈各國也都不敢大量收容。原因所在，並不止於安置與供應的困難，而是發現了河內的陰謀：(一)有計劃地輸出難民，從中圖利；(二)藉此消滅越南境內的華人；(三)迫使難民湧至自由鄰邦，以破壞社會治安和經建成果；(四)挾帶特工人員，向居留國進行顛覆活動。

五 河內輸出大量難民的多目標陰謀

「東協」國家對越南湧出的難民發生懷疑的；首先是這批哀鴻，何以能由先前所乘的舢板漁船，一變而改乘國際貨輪，且每船所載難民人數多在千名以上？其次是如此衆多的難民，自然無法偷越關卡，越共幹部為何容許他們成羣結隊地向外國逃生？更何況這些貨輪早已不經西貢碼頭，越南難民又如何能够搭乘？經過大馬與香港方面的合力探索，始發現：(一)在越共幹部與人口走私集團勾結之下，凡願逃離者祇須繳出每人十二兩黃金，即可公然逃離；(二)國際貨輪係受「世界視野集團」(The World Vision)僱用，約定時間在南越外海接載難民；(三)向難民所敲索的買路黃金，由共幹與走私集團及船主朋分。

各國最初尚認為此種情形，不過是出於共幹的貪污，但進一步的事實證明：河內設有專門機構負責輸出難民，由政治局委員阮文琳統籌其事，直接向范文同彙報；所收的買路錢，都繳入國庫；在海外更設有僱用船舶的代理人，可見越共對此項工作的計劃部署，相當週密，繼後又有西貢讀者向「香港時報」投書，指出越共已將訓練有素的特工份子滲入難民羣中，隨同輸出，無怪

註②「中共與越共關係之觀察」，本刊，十七卷第九期，拙著。

新加坡外長指控河內是以難民爲其入海戰的南侵先鋒。

同時馬來西亞也發現：由越南湧入的難民，乃以華人爲主體。由於華馬兩族以前發生過種族衝突，吉隆坡對華人入境一向視爲敏感問題；加上馬共份子係以華人爲主，一向都是對北平馬首是瞻而堅持武鬥奪權，河內既一再指控中共在越南僑社建有第五縱隊，其所輸出的華人難民，亦必然以親北平份子爲優先，更何況在難民船上竟然搜出了不少的武器彈藥。是以「東協」其餘各國，也無不爲此而提高警覺^⑧。

五月間，由「東協」主辦的廿四國難民會議，在印尼的首都舉行。預定的議題爲：(一)要求河內停止輸出難民；(二)發動舉世各國救助難民——除捐款外，並接納難民定居；(三)由印尼撥出加藍島作爲難民臨時接待中心，以便於承諾長期安置他們的各國分別接運。會議揭幕後，對(一)(二)兩項議題的討論，都進行得相當順利，但經河內代表武香的一席發言，則造成了此一會議一無所成，不歡而散。他聲言河內尚有五十萬人等待外移，盼望有意接納他們定居的各國，不妨直接與河內接洽，派機船入越接運，以免再從海上逃亡^⑨，此不僅否定了設置難民接待中心的計劃，且使聯合國難民機構及各國代表，面對如此龐大數字的難民，無不深感供應與安置的困難。「東協」各國和香港則更加驚駭。

六 「東協」對越俄的外交作戰

不過「東協」對河內有意輸出更多的難民的聲言，雖震驚而並不慌張，曾由李光耀總理倡導將河內輸出難民與它侵併高棉提並論，以便喚醒舉世各國認識越俄殘害人民及稱霸東南亞的不擇手段，再共同給予制裁。李氏本人並曾遍訪西歐各國，表明對於越南難民問題，不僅在人道上應予救助，且須迫使河內除停止繼續輸出難民而外，立即自高棉撤軍，藉以恢復高棉的獨立地位，並免越南華人遭到種族滅絕的慘禍。

此一期間，由於越南難民船在海上覆舟的慘劇不斷演出，而經過出事水域的商船，又因一旦裝載難民，便將無法靠岸，故對即將被波濤吞沒的難民呼援，大多充耳不聞，見死不救，以致各國記者都以惻隱之心，對此加強同情的報導；再加上港督麥理浩適於此時回返倫敦，爲投奔香港的難民作將伯之呼，於是導致了西歐各國朝野——尤其新聞輿論，無不譴責越俄侵略高棉及對華人棉人從事種族滅絕，並企圖以大量難民作爲侵略自由國家的先鋒^⑩。

註⑧ 「印支難民問題面面觀」，本刊，十八卷第十期，拙著。

註⑨ 香港《星島日報》，一九七九、五、廿一、二版。

註⑩ 「『東協』對越南的立場與策略」，本刊，十八卷第十二期，拙著。

因此河內已在國際間成爲衆矢之的。布里茲涅夫乃不得不面告范文同，指出難民問題，已造成河內的國際聲譽大受影響，務須設法挽回^⑩，於是越共政權對聯合國爲討論印支難民問題所召開的會議，始允派遣代表參加，但限定祇能就事論事，不許涉及高棉問題。此項會議於七月廿日在日內瓦揭幕，河內代表已在會中承諾在短暫的合理時間內，停止難民輸出，但仍要求有意接納越南移民的國家，與河內直接商洽輸運，以免急於移入外國的難民從海上逃亡。此外，參加會議的七十餘國，均紛紛表明增加救濟款項，對接納難民定居的名額，也有大幅度的提高^⑪。

「東協」在此項難民會議中，雖沒有達成迫使河內從高棉撤軍的目標，但已奠定了從外交戰線上向越俄進軍的基礎。接着，聯合國大會在九月間召開；「東協」經過臨時外長會議決定，提出保留波特政權參加聯合國大會席位的建議，並發表聯合公報，指責河內侵棉，表明了與河內公開對立的立場。至九月廿一，大會以七十一票對卅一票通過「東協」提案，這便是「東協」在國際間將河內輸出難民與侵棉相提並論的宣傳效果，也是向越俄從外交戰場進軍的首次凱歌。

繼後河內在高棉不但無意撤軍，且大量增兵展開旱季攻勢，使戰火日益逼近泰邊，大有進侵泰國之勢，雖然河內一再保證棉戰不會擴及泰國，布里茲涅夫亦曾面告訪俄的胡仙翁，作出同樣保證，並要求胡氏向「東協」諸領袖轉達此一諾言，但此一區域組織的成員國，並未軟化其要求越軍撤出高棉的立場。至十一月間，「東協」又經五國外長特別會議決定，向聯合國大會再提出：政治解決高棉爭端，外軍必須全部撤離，以便棉人各方面從談判組成新政府恢復獨立主權的提案，顯然這又是進一步在外交戰線上向越俄繼續進軍，所以俄越集團也有與此針鋒相對的提案。但經過雙方在大會中激烈的辯論後，「東協」提案竟以九十一票對廿一票的壓倒性多數獲得通過^⑫。河內與金邊都因而嚴詞抨擊「東協」干涉高棉內政，造成東南亞共產與自由國家兩集團壁壘日益分明的情勢。

七 蘇俄爲何保證棉戰不延及泰國

截至上年底爲止，河內在高棉的旱季攻勢，已經日益逼近泰邊，泰軍固已嚴陣以待，而美國的新武器及顧問人員，亦源源而來。華府並一再聲明，泰國倘遭侵略，美國必將根據「東約」義務及美泰雙邊條約，予以協防。「東協」各國政府，也都表明了必將軍援曼谷抵禦侵略。北平除一再宣稱：一旦泰國遭到越軍的入侵，它將爲曼谷協防而外，且在十二月初，派遣由其副總參謀

註⑩ 新加坡〔南洋商報〕，一九六九、七、六、一版。

註⑪ 八法新社V日內瓦電，一九七九、七、廿二。

註⑫ 八美聯社V聯合國電，一九七九、十一、十四。

長王尚榮率領的軍事代表團訪泰，以表明它與泰國對抗越共並肩作戰的決心。

越軍在棉境的攻勢既已如箭在絃，似乎甚少妥協的餘地；而泰國當軸則已取消了訪問河內之行，及撤回其駐越大使。這都足以顯示曼谷與河內之間，已無法委曲求全。加以泰國嚴禁飛機飛越其領空進入越棉，其夥伴國又都拒絕了俄艦的訪問，更顯示「東協」不但已與河內站在對峙的立場，且亦無視於莫斯科進一步支持河內在東南亞耀武揚威——以至從高棉進侵泰國。

不過深入一層看：蘇俄企圖在東南亞建立霸權的策略，為迫使美國勢力繼續撤退，及防阻中共的擴張，其所以不惜指使並支援越共吞併棉，便是為了將中共殘存的勢力全部排出印支。同時蘇俄也表明了「亞安體系」在東南亞的推行，必須先行清除已成爲時代進步障礙的區域組織——如「東南亞集體防衛公約」以及可能變爲軍事聯盟的「東協」組織^④，因蘇俄一直認爲「東約」爲美國勢力留存於此一地區的基礎，而「東協」則又是「東約組織」的借屍還魂。

因此，越共一旦將棉戰擴及泰國，華府勢必根據「東約」義務對泰國協防，屆時美軍雖不致捲入地面戰鬪，但海空軍勢將捲土重來。且在目前，美國已在增加對泰國的軍援——包括新式裝備武器，並對「東協」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裝備武器，顯然又在針對此一區域組織各國的急需，藉以鼓勵它們進行助泰抗越的軍事聯防，無論越共侵泰將促使「東約」精神復活，讓美國勢力重來，或使以經技合作爲宗旨的「東協」轉變爲軍事聯防，對蘇俄而言，都是它推銷「亞安體系」的極大障礙。由此以觀，布里茲涅夫對胡仙翁所作越共在高棉的戰事不會擴及泰國的保證，似亦全非言不由衷。

尤其使克宮擔憂的，爲中共向「東協」積極推銷的反霸統戰。北平曾經明白指出在此一地區鬮武的小霸越共，乃爲大霸蘇俄的鷹犬，因而要求此一區域組織的成員，和它聯手打擊越俄；而且一再聲言泰國如果受到越共攻擊，它必將予以應援。事實上，中共在越寮北部所陳列的廿萬重兵，隨時可以攻入兩國北境，一旦棉戰擴及泰國，河內後方的遭到中共攻擊，已爲勢所必然。因此，越共果眞發動侵泰之戰，其勝負固難預卜，而對中共籠絡「東協」的加入反霸統戰戰線，則無異爲淵驅魚。這便更使克宮不能不約制河內在高棉的旱季攻勢，對泰國不能逾越雷池。

八 結 論

河內在上一年內雖然佔領了高棉，掃除了臥榻之側的中共殘餘勢力，但也因此遭到了中共的進攻，不但使戰後瘡傷未復的北平各省，更加受到嚴重的破壞，且已在其領導階層中，引發了分裂的情形。前政治局委員、繼任國會副主席的黃文歡於投奔北平後，曾明白揭露河內反對黎笋的親俄集團，祇知鬮武而不惜勞民傷財，早已犯了衆怒；且對主張與鄰邦和平共處的范文同與阮維楨

註④ 入法新社新加坡電，一九七三、十一、卅，引述蘇俄駐新大使談「亞安體系」。

等，都一律視為贅瘤。此項指控是否屬實？證之河內在中共已從越北撤軍之後，再實行總動員令，便是爲了可以藉此讓軍權侵奪政權。可見越共的內訌，勢必隨戰爭的繼續而升高^⑮。

至於內部的經濟蕭條，田園寥落，丁男大多受召入伍，使生產銳減，民不聊生，乃爲勢所必然，尤其「東協」一年來所發動的對越外交作戰，已使自由國家如英、法、德、日、瑞典及澳、紐等國，停止了對它的經技支援，並都認定它對外侵略寮棉，對內殘害人民，並對華人與棉人實行種族滅絕，以致河內政權在國際間，成了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的法西斯，所以河內倘不設法挽回其國際聲譽，自必益陷孤立。

「東協」外長於年底在吉隆坡召開的特別會議，已決定讓大馬外長利道丁應邀訪問河內；而河內最近竄升且被視爲黎笋旗下紅人的國務部長阮基石，亦曾親到曼谷，向克良薩提供棉戰決不致擴及泰邊的保證，可見「東協」與河內在劍拔弩張的情況下，並未放棄以玉帛化干戈的可能性。雖然高棉問題的背景，複雜萬端，以政治解決談何容易？但預料今年仍將遵循此一途徑謀求東南亞的和平。

註^⑮ 「越共權力鬭爭的探索」，本刊，第十九卷第一期，拙著。

五次圍剿戰史（上下冊） 十六開本 兩巨冊

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
美 金 十六元

郵資另加 國內：新台幣十四元
國外：平寄 美金 四元
航空 美金 十四元

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發售